

晒秋

龙立榜

秋天一到,母亲就开始忙着晒这晒那,门前沉寂的院坝在母亲的忙碌中热闹起来。

从地里摘来火红的辣椒,母亲耐心地将它们一枚一枚摆在门前的晒席上,不让它们堆叠,这样才能充分接受阳光的炙烤。中午时分,母亲戴着斗笠又一枚一枚给它们翻个身。太阳火热时,能看到辣椒冒出袅袅的水蒸气,老远都能闻到散发出来的香味。除了摊在晒席上晒,母亲还用线穿过辣椒柄把它们连起来,一串串挂在门柱和窗棂上晒,显得十分的温馨和喜庆。辣椒晒干了,母亲把它们小心翼翼放进密封的木桶里,一整年都不湿润,都不变色。

母亲把黄澄澄的稻谷倒在晒坝坪,用耙子均匀地耙开,分成四四方方的几厢块,便站于厢块之间的空隙里给稻谷翻搅。宽阔的晒坝是大集体时代留下来的,就近的几户人家都挑稻谷来这里晒,妇女们坐在旁边的树荫下一边做手工活一边聊天,鸡鸣雀呀乘人不备来偷食时,她们发现就操起身边的扫把拍打地面,“呜呜”地将它们撵跑。金粉一样的阳光洒在金黄的谷粒上,四周是古树和吊脚木楼,远处是黛蓝色的青山,那样的画面想必画家都很难描绘出来。

刚捡来的茶油苞大都尚未裂开,母亲将未裂开的茶油苞选出来铺在晒坝坪里晒。鸡雀不侵犯茶油苞,母亲可以一整天不来看

它们。傍晚收工回来,母亲才背个背篓去将晒裂的茶油苞挑出来,留下未裂开的次日继续晒。茶油苞晒完又晒茶油籽,阳光下的茶油籽像玛瑙似的闪闪发光,飘出的香味馋得我们小孩子直咽口水。

父亲用竹竿在门前搭了架子,母亲围着腰巾把洗好的红薯、洋芋、魔芋、南瓜切成薄片,平平整整地摆在簸箕里,再搬到竹架去平平整整地摆着,接受阳光的洗礼。记得小时候,我们在竹架里“捉猫猫”,馋得难忍就偷一片半干不湿的红薯片几个人分了吃,母亲发现了就疼爱地嗔怨道:“急什么呀,总是用来填你们的嘴巴的,等到过年还不行?”想到过年把这些带着阳光味道的干货放进锅里跟肉一起煮,呵呵,无比的喜悦便飞出了我们的面颊。

农作物和美食都晒得差不多了,母亲还要翻箱倒柜翻出我们全家人的衣物,挂在门前的绳子上、竹竿上晾晒,一排排五颜六色的衣物随风飘摇,猎猎之声像欢快的笑声。厚实的冬衣却像沉稳的老者,安静地接纳阳光的爱抚,眯着眼睛享用来自天、地、人的幸福。太阳落山了,母亲就将晾晒的衣物全部收回来,连同阳光一起装进箱子、柜子里。

母亲的秋天是用来晒的,想晒什么就晒什么,把红的、白的、紫的,把香的、甜的、辣的,统统填进秋高气爽的季节。



河虾图 程曜 摄

听虫鸣

庄培耀

晚上在单位值班,整理床铺时,忽然听到角落里传出一声“唧唧”的虫鸣。记得父亲经常说,一立秋,虫子就叫了。翻看日历,果然是立秋第一天,小虫的鸣叫声就如约而至。

与外面一个腔调“吱吱”叫的聒噪蝉鸣相比,虫鸣婉转悠扬,宛如天籁。不一会,周围的小虫仿佛听到了集结号一样,鸣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,似在跟前,又似乎是从遥远的天际飘来。虫鸣忽远忽近,忽强忽弱,忽断忽续不绝于耳。我想,今晚我要枕着虫鸣入眠了。

秋夜愈寂静,虫鸣愈响亮。枕床听,依窗听,有的声音细腻悠长,有的声音短促有力;有的轻柔,有的粗犷;有的节奏性极强,有的则如弦断戛然而止。合声居多,独奏时间,为窗外的小院增添了无尽的田园情趣。

能鸣叫的小虫子很多,其中蛐蛐与蝈蝈、金钟和油葫芦是四大鸣虫。蛐蛐以昂首挺胸、振翅高歌而居鸣虫之首。它应是人类最早的宠物之一,无论是在皇宫还是民舍,它们不以场所和听众的贵贱而尽情欢唱,或独奏、或合唱、或对唱,似乎就是为鸣叫而生,可谓君民共享。乾隆皇帝甚至把蛐蛐誉为“秋官”。

古人早已知道,秋天昆虫的鸣叫,都是雄性在求偶。因此,不仅喜欢虫鸣,还借助虫鸣作诗,已表达男女思念之情。《诗经·国风·召南·草虫》有这样的句子:“嘒嘒草虫,趯趯阜螽;未见君子,忧心忡忡。”表达了少妇思念丈夫的心情。白居易也有诗写道:“切切暗窗下,嘒嘒深草里。秋天思妇心,雨夜愁人耳。”读着这些诗句,再来听虫鸣,忽然觉得阴暗的草丛里,满是爱意,满是浪漫,满是“谦谦君子,淑女好逑”了。

年年听虫鸣,我渐渐可以依声音琢磨出虫鸣的趣味来。总觉得有的雄虫日夜蹲守在同一个地方,占据了求偶的有利地势,仿佛在遵循着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的忠诚。混杂着雄性气味的音乐,淑女们岂能心如止水?她们躲在草丛里,阅人无数,不动声色,考验夫君的耐心和力量。然后芳心打动,循声音前去,一番缠绵,便将会子孙万千了。有的叫得起劲儿,也不一定受待见,眼巴巴羡慕着伙伴有娇妻相伴。有时,声音忽然地就高昂起来,清脆响亮,且强劲有力,连续不歇。或许是两只雄虫相遇,大动干戈了吧?想象着虫虫世界里的男欢女爱、争风吃醋,我都会扑哧笑出声来。

依据这些虫鸣,我大致能听出蛐蛐、蝈蝈的叫声,它们的声音是有所区别的。蛐蛐奏的小夜曲,是低婉的,蝈蝈的欢唱更趋于阳光,是明媚的;蛐蛐的叫声是倾诉,蝈蝈的叫是喜悦,展现着千百年来的丰收情景;蛐蛐是低吟浅唱,蝈蝈是引吭高歌,犹如清泉瀑布,让人忘却了秋日的烦恼与枯燥。蛐蛐和蝈蝈凑到一起,鸣叫声此起彼伏,或单独吟歌,或集体合唱,那歌声悦耳动听,能把一个秋天唱得金光灿灿。

觉得秋夜唱主角的应该还是蛐蛐和蝈蝈。蛐蛐还有一个名字叫促织。难不成是因为它的虫鸣像“唧唧唧”的织布声?有文称,这是提醒人们要纺纱织布准备冬天的衣服了,故有“促织鸣,懒妇惊”的说法。

秋夜听虫鸣,聆听的是一份闲适,一份趣味。声声虫鸣宛如轻柔舒缓的小夜曲,伴着我安然进入梦乡。

墨香里的情谊

黄廷付

午后的阳光洒在桌面上,我拆开那从阜阳远道而来的包裹,心头涌现的感动让我久久不能平静。沈老师,这位仅一面之缘的文友,竟以如此用心的方式,将温暖与关怀跨越千里寄至我手中。那封手写书信,字里行间流淌的纯真情感,如时光的翼,轻轻拂过尘封的记忆,引我回到了那个以书信为纽带的年代。

彼时,校园生活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信笺是我们情感交流的载体。每逢邮差叔叔响亮的自行车铃声响起,我们便簇拥至收发室,期待着远方的问候。那时,我的好友寥寥,仅有六安农校的赵芳与阜阳商贸学校赵海霞两位初中同学,她们那时候算是我心灵的知己。尽管地域相隔,信件却如鹊桥般搭建起我们之间的情谊。与六安农校的赵芳通信尤为频繁,每

每收到她那满载关心与分享的信件,我都迫不及待地回复,让情感与共鸣在纸上翩跹。一封信的往返,需耗时三天,每周能收到一封书信,偶尔幸运时,甚至能收到两封书信。那份等待与期盼,成为青春岁月中独特的调味品。

毕业之后,联络渐稀,因我的老家在偏远的农村,书信往来颇为不

便,我逐渐淡出了那个以墨香为媒的圈子。然而,那段经历却在无形中为我日后的写作之路播下了种子。每当提笔,我总能回忆起曾经沉浸于书写的时光,至少两张信纸,多则三四张,我甚至曾为同学撰写情书,洋洋洒洒地写了七张纸,翌日的早餐便有着落。文字的力量,那时纯粹而强大,足以触动心弦,赢得敬意。离校后,我亦曾帮工友代笔情书,得知他成功赢得佳人芳心,我心中充满喜悦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文字可以轻易捕获人心的年代。

然而,生活总是在变迁。为了生计,我辗转各地,居无定所,无法维持稳定的通信。待到智能手机、QQ、微信等便捷工具相继涌现,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联系变得轻而易举,但那份乐于倾诉的心情却在悄然流失。好友们静静躺在通讯录里,成了沉默的符号。偶尔,某个名字会在脑海中跃动,促使我翻开通讯录,窥探对方的朋友圈,却往往止步于浏览,无言以对。有时,甚至因琐事纷扰,连主动沟通的念头也被束之高阁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沈老师的书信如同一股清流,唤起我对传统书信时代的追忆,也提醒我珍惜那些仍愿在忙碌之余,用文字传递情感的人。

我细心折叠好沈老师的书信,收进抽屉最深处,那是一份特殊的宝藏,承载着厚重的情谊,也是对逝去岁月的一份致敬。在未来的日子里,或许我也会重拾笔端,以书信的形式,将心中的感激与思念,寄向远方的朋友。因为我知道,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一封手书的信件,更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温情。

